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南部新書 第四卷 南部新書丁

武德元年，以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。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，神岳中天王可尊為神岳中天皇帝。至神龍元年，復為王。

孫智諒，開元年中內殿修齋，奉詔投龍於吉之玉筍山。泊舟江側，見異氣在東川之中，疑有古蹟。遂於皂山掘得銅鍾一枚，重百餘斤。鍾下得王像三身，因置皂觀。

省中諸郎，不自員外拜者，謂之土山頭果毅。言其不歷清資，便拜高品，似長征兵士，便授邊遠果毅也。

先天中，王主敬為侍御史，自以才望華妙，當入省台前行。忽除膳部員外，微有惋悵。吏部郎中張敬忠詠曰：「有意嫌兵部，專心望考功。誰知腳踏躑，卻落省牆東。」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。

開元十八年，吏部尚書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。

鄭畋少女，好囉隱詩，常欲妻之。一旦隱謁畋，畋命其女隔簾視之。及退，其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。舉子或以此謔之，答曰：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」眾皆啟齒。

柳公權有筆偈云：「圓如錐，捺如鑿。只得入，不得卻。」義是一毛出，即不堪用。

大中中，李太尉三貶至朱崖。時在兩制者皆為擬制，用者乃令狐之詞。《李虞仲集》中此制尤高，未知孰是。往往有俗傳之制，云：「蛇用兩頭，狐搖九尾。鼻不正而身豈正，眼既斜而心亦斜。」此仇家謔也。

李含光善書，或曰：「筆跡過其父。」一聞此語，而終身不書。含光，即司馬天師弟子。

長安太廟殿，即符堅所造。

省中司門、都官、屯田、虞部、主客，皆閒簡無事。時諺曰：「司門水部，入省不數。」又角牴之戲，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見，忽然俱倒，悶絕良久，雲冷熱相激。

有李參軍者，善相笏，知休咎，必驗，呼為「李相笏」。又有龍復本者，無目，凡有象簡竹笏，以手捻之，必知官祿年壽。

馬周之妻，賣媼也，即媼引周為常何之客。

中和初，黃巢將敗。有謠云：「黃巢須走秦山東，死在翁家翁。」巢死之處，民家果姓翁。

蕭廩新為京尹，楊復恭假子抵罪，仍歐地界。廩斷曰：「新除京尹，敢打所由，將令百司，難逃一死。」由是內外畏服。

韋夏卿善知人，道逢再從弟執誼、從弟渠牟及丹，三人皆第二十四，並為郎官。簇馬久之。曰：「今日逢三二十四郎，輒欲題目之。」謂執誼曰：「必為宰相，善保其末。」謂渠牟曰：「弟當別承主上恩，而速貴為公卿。」謂丹曰：「三人之中，弟最長遠，而位極旄皆。」皆如其言。

陳少游檢校職方員外郎，充回紇使。檢校郎官，自少游始也。

長安有龍戶，見水色即知有龍。或引出，但如鱖魚而已。

柳珪是韋愨門生，愨嘗云：「三十人惟柳先輩便進燈燭下本。」

江陵有士子，游於交廣間，而愛姬為太守所取，納於高麗坡底。及歸，因寄詩曰：「惆悵高麗坡底宅，春光無復下山來。」守見詩，遂遣還。

韋澳與蕭寘，大中中同為翰林學士，每寓直，多召對。內使云：「但兩侍郎入直，即內中便知宣旨。」又澳舉進士時，日者陳子諒號為「陳特快」，云：「諸事未敢言，惟青州節度使不求自得。」果除拜。

柳公綽家藏書萬卷，經史子集皆有三本。一本尤華麗者鎮庫，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，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為業。皆有廚格部分，不相參錯。

張巡、許遠，宋州立血食廟。謂之「雙廟」。至今歲列常祀。

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，敕以其日為老君降誕，假一日。

陽城，貞元中與三弟隱夏陽山中，相誓不婚，啜菽飲水。有蒼頭曰「都兒」，與主同志。

李約，為兵部員外郎勉子也。與主客員外郎張諗同官，二人每單牀靜言，達旦不寐。故約《贈韋徵君況詩》曰：「我有中心事，不向韋三說。秋夜洛陽城，明月照張八。」

鄭畋字台文，亞之子也，亞任桂察時生，故小字桂兒。

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、族兄子德音齊名，時人謂之「河東三鳳」。鄭倅依陽城讀書，經月餘，與論國風，倅不能往復一辭，因縊於梁下。城哭曰：「我雖不殺倅，倅因我而死。」為之服緦麻。

裴談過蘇口，小許公方五歲，乃試庚信《枯樹賦》，將及終篇，避「談」字，因易其韻曰：「昔年移柳，依依漢陰。南今看搖落，悽愴江潯。潭樹猶如此，人何以任。堪」

中書令李嶠有三戾：性好榮遷，憎人升進；性好文學，憎人才華；性好貪濁，憎人受賂。

肅皇嘗舉衣袖示韓擇木曰：「朕此衣已三浣矣。」

封德彝即楊素之婿，素為僕射，嘗撫其座曰：「封郎必居此座。」後果如其言。

天下貢賦，惟長安縣貢土，萬年縣貢水。

開元十八年，蘇晉為吏部侍郎，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，但對眾披簿，以硃筆點頭而已。晉遂榜選門曰：「門下點頭者，更引注擬。」光庭不悅，以為侮已。

景龍以來，大臣初拜官者，例許獻食，謂之「燒尾」。

開元後，亦有不燒尾者，漸而還止。長慶初，每大獄有司斷罪，又令給事中、中書舍人參酌出入，百司呼「參酌院」，今審刑即其地也。

李翱在湘潭，收韋江夏之女於樂籍中；趙驊亦於賊人贖江西韋環之女。或厚給以歸族；或盛飾以事良家。此哀孤之上也。

禮部駁榜者，十一月出，罷駁者，謂有狀無解；無狀細駁，謂書其行止之過。

兩省諫議，無事不入。每遇入省，有廚食四孔炙。

中書舍人，時謂宰相判官。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，為直腳。又云：不由三事，直拜中書舍人者，謂之「撻額裹頭」。

天寶五載，巴東石開，有天尊像及幢蓋。

盧從願，景雲中典選，有聲稱。時人曰：「前有裴、馬，後有盧、李。」裴即行儉，馬即馬載，李即朝隱。

上元二年夏，於景龍觀設高座，講論道、釋二教。遣宰臣百僚，悉就觀設齋聽論，仍賜錢有差。貞元二年，江淮運米每年二百萬斛，雖有此制，而所運不過四十萬。

王棲曜善射，嘗與文士游虎邱寺，平野霽日，先以一箭射空，再發中之。江東文士梁肅以下咸歌詠之。

李輔國為殿中監，常在銀台門受事。置察事廳子數十人，官吏有小過，無不伺知。

長安三月十五日，兩街看牡丹，奔走車馬。慈恩寺元果院牡丹，先於諸牡丹半月開；太真院牡丹，後諸牡丹半月開。故裴兵部憐《白牡丹詩》，自題於佛殿東層唇壁之上。太和中，車駕自夾城出芙蓉園，路幸此寺，見所題詩，吟玩久之，因令宮嬪諷念。及

暮歸大內，即此詩滿六宮矣。其詩曰：「長安豪貴惜春殘，爭賞先開紫牡丹。別有玉杯承露冷，無人起就月中看。」兵部時任給事。

盧家有子弟，年已暮而猶為校書郎。晚娶崔氏子，崔有詞翰，結縵之後，微有慊色。盧因請詩以述懷為戲，崔立成詩曰：「不怨盧郎年紀大，不怨盧郎官職卑。自恨妾身生較晚，不見盧郎年少時。」

開元十九年四月，於京城置禮會院，院屬司農寺，在崇仁坊南街。後元和中，拾遺楊歸厚私以婚禮上言借禮會院，因此貶官。《蘭亭》者，武德四年，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，始入秦王府。麻道嵩奉教拓兩本，一送辯才，一王自收。嵩私拓一本。於時天下草創，秦王雖親總戎，《蘭亭》不離肘腋。及即位，學之不倦。至貞觀二十三年，褚遂良請入昭陵。後但得其摹本耳。

柳子溫家法：常命粉苦參、黃連、熊膽和為丸，賜子弟永夜習學，含之以資勤苦。

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，產有鬥鴨一欄，頗極馴養。一旦有驛使過，挾彈斃其尤者。龜蒙詣而駭之曰：「此鴨能人語。」復歸家，少頃，手一表本云：「見待附蘇州上進，使者斃之何也？」使人恐，盡與橐中金，以糊其口，龜蒙始焚其章，接以酒食。使者俟其稍悅，方請其人語之由。曰：「能自呼其名。」使者憤且笑，拂袖上馬。復召之，盡還其金，曰：「吾戲之耳。」

大中好文，嘗賦詩，上句有「金步搖」，未能對。進士溫岐即庭筠。續之，岐以「玉跳脫」應之，宣皇賞焉。令以甲科處之，為令狐□所沮，遂除方城尉。初□曾問故事於岐，岐曰：「出《南華真經》，非僻書也。冀相公變理之暇，時宜覽古。」□怒甚。後岐有詩云：「悔讀《南華》第二篇。」

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，云：「欲知聖人姓，田八二十一。欲知聖人名，果頭三屈律。」巢大怒。蓋巢頭丑，掠鬢不盡，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讖也，遂及禍。

王承業為太原節度使，軍政不修。詔御史崔眾交兵於河東，眾侮易承業，或裹甲持槍，突入承業廳事，玩謔之。李光弼聞之，素不平。至是眾交兵於光弼，光弼以其無禮，不即交兵，令收繫之。中使至，除眾御史中丞，懷其敕，問眾所在。光弼曰：「有罪繫之矣。」中使以敕示光弼，光弼曰：「今只斬侍御史。若宣制命，即斬中丞。若拜宰相，即斬宰相。」中使懼，遂寢而還。翌日，斬眾於碑堂之下。

貞元十五年，以諫議田敦為兵部郎中。上將用敦為兵部侍郎，疑其年少，故有此拜。

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：今海隅無事，蒸庶小康，其正月晦日、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，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為樂。仍各賜錢，以充宴會。

每歲正旦，曉漏已前，宰相、三司使、大金吾，皆以樺燭百炬擁馬，方布象城，謂之「火城」。甲賦中有《火城賦》。仍雜以衣繡鳴珂、焜耀街陌。如逢宰相，即諸司火城，悉皆撲滅。或其年無仗，即中書門下率文武百僚詣東上□門，橫行拜表稱慶，內臣宣答。禮部員外郎受諸道賀表，取一通官最高者，拆表展於坐案上，跪讀訖，□門使引表按入內，卻出宣雲。所進賀表，如有太后，即宰相率兩班赴西內稱賀。

李泌有謙直之風，而好談謔神仙鬼道。或云：「嘗與赤鬆、王喬、安期、羨門等游處。」坐此為人所譏。

王起，太和中，文皇頗重之，曾為詩寫於太子之笏。

高駢在維揚，曾遣使致書於浙西周寶曰：「伏承走馬，已及奔牛。今附蠶一瓶、葛粉十斤，以充道路所要。」蓋諷其為蠶粉矣。

李山甫，咸通中不第，後流落河朔，為樂彥禎從事。多怨朝廷之執政，嘗有詩云：「勸君不用誇頭角，夢裡輸贏總未真。」

張佑字承吉，有三男一女，桂子、椿兒、椅兒。桂子、椿兒皆物故，唯女與椅在。椅兒名虎望，亦有詩。後求濟於嘉興監裴弘慶，署之冬瓜堰官，望不甘。慶曰：「佑子之守冬瓜，所謂過分。」

陳夷行、鄭覃在相，請經術孤單者進用。李珣與楊嗣復論地胄，詞彩者居先。每延英議政，率先矛盾，無成政，但寄之頰舌而已。

康子元，越人，念《易》數千遍，行坐不釋卷。開元中，張說薦為麗正學士。

元行衝在太常，有人於古墓得銅器，似琵琶而身正圓，人無識者。衝曰：「此阮咸琵琶也。」乃令匠人以木為之，至今乃有。

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，三更三點追朝，唯宰臣夏侯孜獨到衙，以大夫李景讓為西川節度使。時中元假，通事舍人無在館者。麻按既出，孜受麻畢，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，捧麻皆兩省胥吏。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澆，亦在館俟命。

故事，京兆尹在私第，但奇日入府，偶日入遞院。崔郾大中中為京兆尹，囚徒逸獄，始命造廨宅，京尹不得離府。後郾敗，韋澳自內署面授京尹，賜度支錢二萬索，令造府宅。

咸通六年，放宮人沈氏養親。沈氏入宮五十八年，有父居□水，年一百一十，母年九十五，因為築室而居。頒金帛確碾，敕本縣放科役，終沈氏之世。

杜羔妻劉氏，善為詩。羔累舉不第，將至家，妻先寄詩與之曰：「良人的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年被放回？如今妾面羞君面，君若來時近夜來。」羔見詩，即時回去。尋登第，妻又寄詩云：「長安此去無多地，鬱鬱蔥蔥佳氣浮。良人得意正年少，今夜醉眠何處樓？」

令狐□在相，擢裴坦自楚州刺史為職方郎中知制誥。裴休以坦非才，拒之，不勝。及坦上事，謁謝於休，休曰：「此乃首台謬選，非休力也。」立命肩輿便出。兩閣老史云：「自有中書，未有此事。」至坦主貢，擢休之子宏上第。時人云：「欲蓋而彰。」此之謂也。

崔慎由鎮西川，有異人張叟者，與跡熟，因謂之曰：「今四十無子，良可懼也。」叟曰：「為公求之。惟終南翠微寺有僧，絕粒五十五年矣。君宜遺之服玩，若愛而受之，則其嗣也。」崔如其言，遺以服玩，果受之。僧尋卒，遂生一男。叟復相之曰：「貴則過公，恐不得其終。」因字曰衲僧，又云緇郎。即允也。

陽城出道州，太學生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，疏不得上。

天祐元年八月，前曲沃令高沃納史館書籍三百六十卷，授監察，賜緋。

張湯尚書收晉州，外貯營妓，生子曰仁龜，乃與張處士為假子，居江淮間。後湯死，仁龜方還長安，雲江淮郎君。至家，皆愕然，蘇夫人收之，齒諸兄之列。仁龜後以進士成名，歷侍御史，因奉使江浙而死。

關圖有一妹，有文學，善書札。圖嘗語同僚曰：「某家有一進士，所恨不櫛耳。」後適常氏，修之母也。修，咸通六年登科。

張說女嫁盧氏，為其舅求官，說不語，但指搯牀龜而示之。女歸告其夫曰：「舅得詹事矣。」

李紳在維揚日，有舉子訴揚子江舟子不渡，恐失試期。紳判云：「昔在風塵，曾遭此輩。今之多幸，得以相逢，各拋付揚子江。」其苛急也如此，後因科始，為屬邑令所抗云：「奉命取蛤，且非其時，嚴冬互寒，滴水成凍。若生於淺水，則猶可涉脛而求；既處於深潭，非沒身而不敢。貴賤則異，性命不殊。」紳大慚而止，終以吳湘獄仰藥而死。

劉三復能記三生事，云：「曾為馬，馬常患渴，望驛而嘶，傷其蹄則連心痛。」後三復乘馬，過磽确之地，必為緩轡，有□石必去之。

嚴憚字子重，善為詩，與杜牧友善。皮、陸常愛其篇什。有詩云：「春光冉冉歸何處？更向花前把一杯。盡日問花花不語，為誰零落為誰開？」七上不第，卒於吳中。

於志寧為僕射，與修史，恨不得學士。來濟為學士，恨不得修史。

大中中，於琮選尚永福公主，忽中寢。洎審旨，上曰：「朕此女子因與之會食，對朕輒折匕箸，情性如此，恐不可為士大夫

妻。」尋改尚廣德公主。

咸通六年，滄州鹽院吏趙□犯罪，至死。既就刑，有女請隨父死，云：「七歲母亡，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。今父罪彰露，合隨其法。」鹽院官崔據義之，遂具以事聞。詔哀之，兼減父之死。又泣曰：「昔為父所生，今為官所賜，誓落髮奉佛，以報君王。」因於懷中出刃，立截其耳以示信。既而侍父減死罪之刑，疾愈，遂歸浮圖氏。